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五季

〔壬寅〕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劉昫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爲順國

歐史綱目俱作順德，今依通鑑。

節度使。

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爲恆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爲節度

使，重威表王瑜

范陽人。

爲副使，瑜爲重斂于民，恆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尙書省，尋罷之。

齊邱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

求領尙書，乃以齊邱知尙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判貸

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

突厥部人，徙太原。

爲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爲彰義

涇州軍號。

節度使。

殺其掌書記張式

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式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

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

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

問，諫議大夫鄭受益

從子。

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

而陛下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爲陛下惜。

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

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而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龔殂子玠立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

越王洪昌

龔諸子名俱依歐史輯

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勣謀

龔曰吾子孫不肯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漸小爾因泣

下

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

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龔爲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嘗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窮奢極麗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用刑慘酷有龍鼻割舌

支解剗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大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

盛及殂洪度卽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齊邱既罷不復朝謁唐主以壽王景遂

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

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爲遊客時

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

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是爲晉帝

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

讓晉主憂怛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

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

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殿

道與侍衛馬步都虞

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延廣

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

晉主敬瑭廟號高祖

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

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

尤溪口也在福建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

秦置今屬潮循道

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

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

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爲主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

而已漢主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

端州人

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後遇賢爲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處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

虔州唐將邊鎬白昌裕屢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以降斬于金陵市上邊鎬昇州人白昌裕虔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

候王清

字去瑕曲周人

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偪之尙何俟乎與

指揮使劉詞

字好謙、元城人、

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

七萬又散蠶鹽

所以襄蔣

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

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

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

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斂之如

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

曦以爲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

曦淫侈無度費用不給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大

悅曰匡範人中之寶也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曦後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泉州刺史余廷英貪穢略人子女事覺下吏延英獻買宴錢萬緡曦召見曰宴

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于后未幾遂以廷英爲相于是校書郎陳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癸卯】

晉天福八年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股凡六國三鎮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於鄴都及

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

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

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閒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

復以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然猶與遼問遣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邱亟稱

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暹

母神氏有寵。乘閒言景暹可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

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歛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

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尙未。能去饑。噴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子。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

本彭城人。爲齊王掌書。

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

字孟圖。扶風人。

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廬陵人。亦

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

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

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

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

蔚從曾孫。

曰。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

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

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爲吏部尙書楊

思恭

建陽人

爲兵部尙書

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

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

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弟相攻爲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

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唐主卽位大赦改元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唐主爲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

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宋齊邱待陳覺素厚唐主

亦以爲才委任之

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之五鬼馮延魯字叔文延巳之弟一名謚查文徽字光慎休寧人

漢晉王洪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

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

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洪

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

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卽位更名晟以

洪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

晟旣立國中議論洶洶循王洪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誣洪杲謀反殺之于

是晟欲盡殺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先遣盜刺殺之其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秋七月唐主立其弟景遂爲齊王景達爲燕王

唐主緣烈祖

李昇廟號烈祖

意以

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暹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暹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

回圖務之使也主典互市回圖務注見前

喬榮旣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

趙延壽入遼遼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

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娶馮濛

定州安喜人

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至是立以

爲后頗預政事兄玉

字景臣

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陽節度使楊光

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

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

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晉置故城

在今直隸清豐縣西北

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爲青陽

唐縣今屬蕪湖道

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

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懟表乞歸九

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邱乃治

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

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

貨先豐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故財

多逃亡各失其業又用孔目官周夢讓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千斛之勞耳不聞鼓鑪

之音馳聘遊邀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讐之國番

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夢

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它日請見辭以

〔甲辰〕

凡晉開運元年是歲

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死之晉遣兵以

禦遼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

思溫之子

將兵南侵偃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

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

河間人

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

權知州事巒至而遼兵至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

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自南門入

巒赴井死遼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

甫遇

常山人

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

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

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

增修歷代通鑑輯覽

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于宮

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于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顯不重于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晉主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遼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

河陽人

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

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

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

應州人

薛懷讓

太原人

將兵萬人

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于戚城，馬家口，忿盡，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彝超之弟

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

注見前

不進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僞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

在河南澶縣，詩送子

涉淇，至于頓邱，卽此。

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

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

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遼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弑其主曦而自立。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

重遇以前弑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

曦嘗因揮殺控鶴指揮使

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尙

氏有寵。妒之。欲弑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弑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尙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遂稱藩于晉。晉以爲閩國王。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

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縱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

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

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河內人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

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

廣慙而止先是昭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懷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會審信它出拘其守藏吏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爲首相依

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

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

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

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以折從遠折西河大姓從遠字可久雲中人爲府州唐置今陝西谷縣是團練使初晉高祖割地以賂

遼府州與焉會遼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爲承旨劉溫叟

字永齡洛陽人崇寧從孫

徐台符

武彊人

范質

字文素宗城人

爲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

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

人亦以是少之

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

得詔甚喜遣兵之至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懷事自守而

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

泉州永春人

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

州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文

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

王克福州而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

從効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

効持州印詣王繼勳

延政族子

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

臨淮人，家泉州。

齋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爲都指揮使

文進，開黃紹頗死，大懼，募

兵攻泉州，從効與戰，大破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刳其父以降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城中食盡遼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

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濤等送

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刳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晉以光遠罪大，而諸

子歸命，難于顯討，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後遼主入汴，責承勳以殺父斬之。

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

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候邊鎬等以兵擊延政屯建陽

唐翰林待詔，與

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爲賈人，習知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遂表請擊延政，且言必克。唐主從之，遣邊鎬以兵從文徽及循伐殷，至蓋竹，聞泉汀漳三州已降于殷，退屯建

陽，賊循屯邵武，爲民所執，送建州斬之。蓋竹，鎮名，在建陽縣南，建陽，晉縣，今屬建安道。邵武，三國吳置縣，宋改軍，今仍爲縣，屬建安道。及是吳成義聞有唐

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

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遼復侵晉 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

太原人

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

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以大兵繼至建牙于元氏晉主憚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巳〕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閭而亡

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

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

河在

南滑縣東北

遼侵邢磁洛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

陳于相州安陽水

卽洹水注見前

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

吐谷渾部人

將數

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